

# 重组家庭：不完美，很温暖



**新娘** 倪爽, 26岁, 驾校工作人员  
5·12大地震中失去未婚夫

**新郎** 姜勇, 26岁, 北川县委组织部工作  
5·12大地震中失去妻子, 有一女

倪爽时不时地扶一下帽子,生怕歪掉。半个多月前的婚礼上,她穿上了羌族姑娘一辈子最珍惜的新娘装,大红底色点缀着鲜艳华贵的羌绣,唯一别扭的是帽子太高了。婚礼上她一直抱着个羌族的小女孩,长得跟她特别像,当外人听说这是新郎姜勇的女儿时,几乎都会愣一下,情不自禁地感叹:“你们三个长得太像了!”每听到这句话,两人都会对视一笑,无语,心里由苦涩渗出甜,甜中夹杂着一丝苦涩……

## 抱着他的女儿嫁给他

抱着别人的女儿结婚,放在一年前,这是倪爽想都没想过的。

去年5·12那天,她正在挑选结婚家具,婚期就在去年6月份。她的未婚夫在北川县教育局上班,那里是全县死伤最惨重的政府机关之一,直到现在,他的遗体也没能挖出来。

而姜勇2007年就当上了爸爸。从女儿出生起,他认为自己也将和所有人一样,安居乐业经营好三口之家。“地震来得太快了!”就在瞬间,妻子从他摩托车后座被“震飞”。一年后想起来姜勇还是觉得有些恍惚:那么年轻的妻子就这样去了,而自己又结了一次婚。

去年9月份,一个朋友把倪爽介绍给了他。也算是有缘分,都是北川人,都是26岁。相处了五六个月,两人决定一起过。

震后不比以前,人们既脆弱又敏感,“这个时候就是想着能找个伴儿,日子能过得快一点,正常一点。”倪爽对结婚的看法与姜勇一致。

## 孩子还没改口叫妈

能够走到一起,合得来当然是主要原因,但姜勇心里还有个重要前提:对方要对自己的女儿好。“娃还这么小就没了妈,不管怎么说,我肯定要给她找个好人。”女儿叫姜雨含,名字是姜勇起的,为此他还翻了不少的书。

地震后,北川县城彻底被毁,党委政府及各机关临时迁往安昌镇,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姜勇也住进了集体宿舍。永远失去妈妈的雨含留在了擂鼓镇由奶奶照顾,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说话时姜勇垂着眼睛没有抬头。

两岁多的雨含已经模模糊糊记事了,每次姜勇去看她,她就会围着爸爸转,“妈妈呢?妈妈呢?”女儿每问一句,就像一把锥子扎进姜勇的心里,“我实在没办法回答。”一定要给孩子母爱!姜

勇说,自己之所以再婚,这个因素占了很大比例。之所以选择倪爽,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对雨含好。

听到姜勇对自己的这一番“肯定”,倪爽的脸上微微有些泛红,“地震没了妈,小娃最可怜!”作为劫后余生中的一员,倪爽说自己对这一点完全能接受。

没当过妈妈的倪爽的第一关,就是要让雨含接受自己。“一开始她很认生,还是经常要自己的妈,慢慢就好了。就是要多跟她接触,多跟她要。”雨含现在已经能够让倪爽抱着自己,也能跟她一块玩了,但还没习惯改口把倪爽叫“妈妈”,尽管姜勇说,“我们是这样教她的。”对女儿与倪爽目前的关系,他评价是“不算很接受。”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,“也还算接受。”

## 她是个居家过日子的人

在别人看来,姜勇就是为了孩子才跟倪爽结婚的,但他自己不这么看,“这只是一方面,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,感情也很重要。”

另外,倪爽性格好,也不大手大脚,是个能居家过日子的人。

这一点很现实。“我自己的负担是比较重的,要考虑今后三个家庭的生活。”姜勇说,除了自己的小家和老母亲外,倪爽是独生女,地震后父母到现在都还分在两个地方“过渡”;前妻也是独生女,岳父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了,失去丈夫与女儿的岳母目前还住在永兴板房里,“这些我都不能不管!”

正是这些重压,让他不可能再贪念以前的安逸生活。和倪爽结婚后,他在安昌镇北门的板房区向朋友借了一间板房,告别了集体宿舍。虽然是“新房”,房内的这一切却实在让人无法与新房子靠上边:一个架子床,一个布衣柜,一张小桌子,就连床板还是跟别人借的。

可倪爽没向他抱怨一句,这也是姜勇特别感激她的地方。

## 希望攒钱在北川新县城买房子

对于彼此的过去尤其是地震,两人都尽量避免多谈。“刚开始的时候,他跟我讲过一些雨含妈妈以前的事情,说完了也就过去了,以后我们过好就行了。”倪爽说着说着眼角闪出了一丝泪光。

然而,终究是想忘不能忘,情感轨迹根本无法跟上突变的生活轨迹。当两人分别面对记者时,对曾经的伴侣流露出令人心痛的浓浓的感怀。

“是雨含妈妈救了我。”姜勇幽幽地说,“那天雨含妈妈要去劳动局交一份表格,我上班正好顺道,就等她用摩托带她一起走。如果不是等她,哪怕再早几分钟,我都有可能被埋在老城区了!”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。

倪爽也说,或许这就是命。“那天我去绵阳选家具了,就在地震前几分钟,我还和他通过电话。”

那天,未婚夫在教育局上班,“我看中了好几种款式,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,他都说‘只要你喜欢就行’……”

现在,倪爽让自己努力不去想这些,只想未来。

跟姜勇结婚后,经常也有朋友问她,什么时候自己也生个孩子。她说,起码要再等上四五年,等雨含大一些再说,“不然两个小娃带得太吃力了。”

姜勇的“安居乐业梦”也开始复燃,“毕竟她是第一次结婚,不光要给她名分,还要给她正常的生活。”

他说的“正常生活”首先就是房子。小两口本想先租个房子,但是地震后安昌镇因为北川人的迁入,房租翻了好几倍,“6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年租金5000多,太贵了!”

姜勇算过账,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,虽然现在还有500多元补贴,但是也不敢拿三分之一的钱在房租上。“现在要紧的是先存钱,今后等新县城建好了,再好好买套房子!”
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

## “半路夫妻” 锅碗瓢盆中的摩擦

像姜勇和倪爽这样的重组家庭,在受灾最重的北川还有不少。据北川民政局介绍,全县因地震造成的单亲家庭有2000多个。

震后一年,正是重组家庭的高峰期。一些重组家庭因双方年龄、身体状况、财产状况等因素的交织,给“半路夫妻”多添了一抹沉重……

## 走到一起 全因一样的痛

在4月26日北川20对重组家庭的集体婚礼中,有两对年龄相差最大,都是差了11岁。45岁的张兰,56岁的文孝全是其中一对。

5月6日晚,在绵阳市郊永兴板房的公用厨房里,这对夫妻正坐在小木桌前吃饭,小锅巴鱼、豆豉辣油烧豆腐。

他们两家本来就住在同一条街,但是多年来各过各的日子,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家人。

地震中,文孝全失去了老伴、两个外孙;张兰也失去了老伴、儿子、媳妇、孙子,一家6口人只剩下了2个,她和女儿。

搬到同一个板房区后,两个认识多年却并没有过深交的“街坊”渐渐熟悉起来,组建了新的家庭。“我们两个受伤都太大了,内心里太痛苦。”文孝全说,是痛苦让他们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。

## 半百再婚 只为有个依靠

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。

张兰在地震时头部被砸,落下了头疼的病根,“我得坚持吃一种药,医生说有副作用不让吃,但是不吃我就疼得受不了。”她还和许多人一样,灾后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力衰退,“从灶台走到板房里拿东西,这么几步路,我竟然就忘了自己是要拿什么。”

有一次,文孝全让她把莴笋拿过来,她答应得脆脆的,走过去愣愣地站了一会儿,又空着手回来了。急性子的文孝全忍不住冲她吼了一嗓子:“莴笋!”

这一嗓子可伤了她的

心,“我也不是故意的。”但是很快她又想开了,夫妻俩在一起过日子,哪能都像对客人似的。

如今,文孝全就是她的全部依靠。

张兰说,自己的人生其实已经跟着北川老城埋在了地下。让她撑下去的唯一支柱,是女儿。女儿刚刚大学毕业,没考上公务员,还在待业。

“要是就剩下我一个人,我愿意干脆死掉。”张兰说,这样活着真的太痛苦。很多人灾后想自杀,她也想死,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女儿。

40多岁了嫁给文孝全,她回避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母女俩生活上有个着落。



张兰与文孝全决定共度后半生

快报特派记者 洪波 摄

## 相信未来 肯定比现在好

文孝全虽然比她大了11岁,但是很“骨气”,讲起话来都中气十足。

以前在北川县的新街村,文孝全可是个名人,他在最好的地段盖了三层旅馆和门面房。“一场地震,她家损失几百万,我家至少损失上千万!”他指了指张兰,“一切都毁掉了!”

现在文孝全在一个运输队打工,每月600元工资。“钱不多,我们俩也饿不死。”

对未来,文孝全最大的愿望,就是政府能给他批块地,“只要有块地,哪怕一分钱没有,我也能把旅馆再建起来!”说这话时,他情不自禁拍了下桌子,“我有我的办法,自己修!”
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

## 真情几许 牵手,愿今生今世

5·12大地震一年来,四川省10个主要受灾县市的重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0个。北川市民政局局长王洪发告诉记者,这段时间再婚峰值达到最高。

在北川擂鼓镇、安昌镇各个板房区,电线杆上粘着大大小小的“征婚启事”,征婚者以男性居多。北川市民政局调查的情况发现,80%的震后丧偶人员有再婚意向,其中丧偶的男同胞对重组家庭的愿望更加强烈,这与震后丧偶人员的男女比例正好相反。

不过,重灾之后的“半路

夫妻”,往往是现实条件打头阵,有的干脆“先结婚后恋爱”,究竟感情基础怎样很难说。即便有“同为天涯沦落人”的暂时相惜,未来能否转化成一生相伴的坚强纽带,同样还是个问号。

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先例。唐山大地震中15000个家庭破碎,有8000多个家庭重组,但在数年之后又解体的有2300户,占重组家庭的29%。

新的一页容易翻开,新的故事如何演绎,考验着每一位续写者。
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



西望汶川

周年祭·新生

A7版  
现代快报

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:杜雪艳 美编:时芸 组版:谈雷